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陸維新

讀詩質疑卷十七

大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南陔之什

鄭氏曰南陔白華華黍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

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虞惇按毛公推改什首以見在為數初鹿鳴之什附南陔白華華黍於魚麗之後次南有嘉魚之什則降由庚崇丘以下從由儀又次鴻雁之什節南山之什谷風之什甫田之什魚藻之什皆非孔子之舊矣朱子據儀禮鄉飲酒燕禮奏樂之序改正什首以南陔附杕杜後為鹿

鳴之什次白華之什復降魚麗於華黍之下亦與六月序之次不相合今按六月序魚麗之後次南陔次白華次華黍次由庚次南有嘉魚次崇丘次南山有臺次由儀蓋孔子序詩之次如此故今於鹿鳴之什始鹿鳴而終魚麗其次則南陔之什如六月之序又其次則彤弓之什祈父之什小旻之什北山之什桑扈之什都人士之什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悉

以六月序為據而改正焉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毛傳有其義而亡其辭　孔疏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朱註此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

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
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
節而亡之耳　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
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樂者聲也以其
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
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
亡也　朱氏曰南陔以下逸詩既有聲無詩則樂
譜也夫子删詩而係樂譜者何也然則如武宿夜

之類何以不入周頌也　呂氏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獨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必是有其詩而亡之也　嚴氏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即所歌之辭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亡其辭惟序之義存焉耳

郝氏曰儀禮鄉射奏騶虞貍首騶虞有辭也亦云奏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肆夏即時邁也樊遏為

韶夏即執競也渠為納夏即思文也皆有辭而皆曰金奏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即七月也籥吹七月猶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亦曰管是知笙詩固未嘗無辭也　虞惇按古言鄭氏云笙詩有聲有辭如其有聲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將謂管亦有聲無辭乎其謂斯干為新宮者非也笙

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皆有詩也是故升歌三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三終則二南六詩衆聲偕作矣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皆謂之歌而可謂之有聲無辭乎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笙歌相禪也四節鄉樂六詩也凡樂四節為詩十八篇皆有聲有辭鼓

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然則序所謂有其義而亡其辭者遭戰國秦火而亡之非本亡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朱註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嚴氏曰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燕賢之樂歌其曰樂與賢者言以樂樂之也猶射義言騶虞者樂官備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皆以播之樂歌為樂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　毛傳南江漢之間魚所產也　孔疏嘉善也　鄭箋烝久也　王氏曰烝衆也　毛傳罩篧也　范氏曰罩罩取之不已也　邱氏曰君子成王也　鄭

箋嘉賓賢者也燕飲也

孔疏君子有至誠之心思遲此賢者欲致於朝猶罩者之願魚也　嚴氏曰魚深潛者也群然罩之又罩而後得之喻賢者隱伏於下必人君勤求而後得之

陸氏曰得賢致酒歡情怡暢故樂　呂氏曰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而嘉賓燕樂之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興也　毛傳汕樔也　鄭箋樔今之撩罟也　毛傳衎樂也

陸氏曰君子求賢上寵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至誠之道也淮南子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雖異得魚一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　鄭箋綏安也

呂氏曰樛木下垂而葛藟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

鄭箋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　嚴氏曰醴酒不設而穆生去蓋禮貌衰則不能安賢者之心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又古音肆後並同來又平去通韻

興也　嚴氏曰鵻孝鳥也　孔疏思辭也　鄭箋又復也

李氏曰賢者群然如鵻之來集也　孔疏嘉賓既來

與之燕而又燕親之甚也　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未必益於治失賢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疎棄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故惟至誠而後賢者歸之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南有樛木朱註云此興之取義者翩翩者鵻註云此興之全不取義者詩無不取義之興朱子說未敢從也註又云此亦因所薦之物

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按南有樛木翩翩者鵻
恐未必皆所薦之物故亦未敢從南有嘉魚註
云嘉魚出沔南之丙穴雖本太冲三都賦然此
恐只是嘉美之義故鄭箋云南方水中有善魚
嚴粲亦云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
也君子有酒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按鳧鷖序
太平之君子箋以君子為成王則此序太平之
君子亦當指成王詩譜亦云南有嘉魚以下周

公成王時詩也故今從邱氏説云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朱註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　毛傳臺夫須也萊草名　鄭箋君子賢人也

嚴氏曰無期無窮期也

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猶大國多賢才　虞惇曰樂只君子以下皆稱頌賢者之辭所謂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

音不已

興也　鄭箋不已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茂音耄

興也　鄭箋遐遠也　毛傳眉壽秀眉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耇古音矩後並同後音户

興也　毛傳枸枳枸也楰鼠梓也　孔疏黃老人髪

白復黃也　孫氏曰耇面凍梨色如浮垢也　毛傳保安艾養也

嚴氏曰多舉草木之名喻賢者之多而皆有用也

曹氏曰凡此皆可用之材成王能得之以為用兼收並蓄巨細不遺國家賴之是以基本堅固事業光華治安彊盛名譽福祿傳之無窮是可樂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虞惇按魚麗以下諸詩朱子皆以為燕饗通用

之樂是矣而皆以為無所取義之興則殊不然如此詩南山有臺以序樂得賢之義求之則意味親切而深厚若云無所取義便成贅語矣鄭箋云人君得賢則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此又别生枝節非詩本義陸佃埤雅更以臺萊桑楊杞李栲杻之屬逐物取義則又矯朱子而失之穿鑿詩人未必如是之繁碎也邦家之基萬壽無期皆指賢人而言諸家以序有為邦家

立太平之基句遂以為稱頌得賢之效其實非也今正之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鄭箋由庚崇丘由儀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蓼蕭澤及四海也

鄭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嚴氏曰蓼

蕭湛露彤弓皆天子諸侯燕饗之樂歌湛露彤弓

天子燕諸侯蓼蕭則諸侯答天子也　虞惇按詩

以蓼蕭零露為興正言天子澤及諸侯而詩序辨

以為臆説淺妄者非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 寫古音湑後並同

興也　毛傳蓼長大貌蕭蒿也　嚴氏曰諸侯以蕭草自喻君臣之辭也　曹氏曰湑潤澤貌　鄭箋君子天子也　毛傳寫輸寫也　朱註譽聲聞也處安樂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天子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然故其既見天子也莫不思盡其心之所有以告之天子又申之以燕禮及其燕也極其笑語之樂而無間　嚴氏曰接之以溫厚故下情喜悅稱頌天子謂宜有譽有處也有譽則得其名有

處則保其位大榮大安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興也　毛傳瀼瀼露蕃貌龍寵也　孔疏為天子寵遇光榮也　毛傳爽差也

呂氏曰德施之普使遠近大小親疎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不爽也　虞惇曰皆諸侯頌美天子之辭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

德壽豈

興也　毛傳泥泥霑濡也　鄭箋孔甚也　毛傳豈

樂弟易也　蘓氏曰兄弟同姓諸侯也

嚴氏曰孔燕燕禮盛也盛燕而又豈弟情文俱至也

呂氏曰自同姓親者言之四海諸侯咸在其中矣

李氏曰天子於諸侯無不親睦宜其有令善之德壽

而且樂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冲冲和鸞雝雝萬

福攸同

興也　毛傳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　朱註和鸞皆鈴也　毛傳在軾曰和在衡曰鸞

鄭箋攸所也　朱註同聚也

鄭箋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故云然

孔疏乘是車服屈己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故宜萬福歸聚之　賈誼新書曰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朱註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按下篇湛露乃天子燕諸侯之詩此詩則諸侯頌美天子也註以君子為諸侯者非是今從鄭蓼彼蕭斯鄭以為四夷之長亦太拘嚴氏說得之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春秋傳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虞惇按周禮大宗伯以饗食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二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傳曰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　申公說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　毛傳湛湛露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

歐陽氏曰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舉其燕私慇勤之意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也　鄭箋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毛傳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

虞惇按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所謂不醉無歸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　毛傳豊茂也夜飲必於宗室　朱註蓋路寢之屬也　鄭箋載則考成也

歐陽氏曰露之被草如王恩之被諸侯　嚴氏曰燕禮膳宰具官饌於寢東註寢路寢也草茂則得露多夜飲在路寢而成禮受恩優渥也　鄭箋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　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　孔疏顯明允信也　朱註君子諸侯為賓者也　蘓氏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豊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亂故以杞棘言之　朱註令德者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椅於古反戈離音羅儀音俄

興也　毛傳離離垂也

蘇氏曰桐椅雖實繁而枝不披君子雖飲酒至醉而終之以禮　孔疏言醖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　曾氏曰前言厭厭夜飲後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黄氏曰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寛而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鄭氏以二章有在宗載考之文遂以二章為燕同姓三章為燕庶姓卒章為燕二王後

皆衍説也湛湛露斯鄭謂露之在物使柯葉低
垂喻諸侯似醉之貌匪陽不晞謂天子賜爵貌
變肅敬似露之見日而晞亦為穿鑿今不取又
許氏云此詩皆無義興一章以匪不二字與下
不無二字二章兩在字相應為興皆無取義蓋
自興不取義之説行而六義盡亡故録歐陽氏
蘇氏之説以正之

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讀詩質疑卷十七

讀詩質疑卷十八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彤弓之什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朱註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賜以弓矢之樂歌

春秋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註愾恨怒也

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

彤弓以明報功宴樂　鄭箋凡諸侯賜弓矢然後

專征伐　吕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

篡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大司馬所職

非諸侯得專也與後世强臣拜表輙行者異矣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賔中心貺之鐘鼓旣設一

朝饗之平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　李

氏曰言語辭　毛傳既賜也　鄭箋大飲賓曰饗朝早朝也

王氏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　吕氏曰是賜也非以為儀也出於中心而非勉强也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也　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　孔疏周語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燕或至夜而饗

行於朝禮成而罷故以一朝言之左傳鄭伯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後世視府藏爲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刻印刓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右音以上去通韻

賦也　王氏曰載抗之也　毛傳右勸也　孔疏設饗禮以勸其功也　鄭箋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於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櫜韜也醻報也　鄭箋飲酒之禮主人

獻賔賔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賔謂之醻醻猶厚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受言藏之鄭箋云言者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是以受之爲諸侯受之旣言諸侯受之而後言我有嘉賔中心貺之似於文勢不順故不從而受

言之言亦不作策命解石之醻之毛鄭小異今兩載其説按禮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飲未必有酬酢之文則似毛傳尤長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鄭箋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歐陽氏曰育材之道博矣人之才性不一善育材者因其性而

養成之或教於學或教於官勸以爵禄厲以名節使人人各極其所能焉　朱氏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説者皆不同也若其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則意未嘗不同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也　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

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歟

申公說天子燕賔與之士歌此詩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虞惇曰比也　毛傳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　孔疏君子君也

韓氏曰君子能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然盛也　鄭箋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

嚴氏曰見此能育材之君子則莫不喜樂而有威儀也喜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比也　毛傳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比也　毛傳中陵陵中也　鄭箋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百朋言得禄多也

韓氏曰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禄

以寵貴之云爾　王氏曰厚之以祿則士之材成矣
樂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為厚祿乎哉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旣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　毛傳楊木為舟　孔疏載則也　虞惇曰則
沉則浮言唯才是用也　孔疏休美也
鄭箋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才無所廢
韓氏曰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以此為燕飲賓客之詩不主育材之說故於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載沉載浮我心則休皆與舊說異今以毛鄭為主而叅用韓文公上宰相書惟首章樂且有儀從嚴氏詩緝不從鄭載沉載浮毛鄭以載為載物之載而孔氏正之今從之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

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禄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

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鄭箋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朱註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
人逐之出居於彘玁狁内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
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
歌以序其事　申公說尹吉甫帥師征玁狁史籀
美之　朱氏曰成康既没文武之政侵尋弛壊至
於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

筦絃之聲未廢而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蘇氏曰宣王之詩而不免於變何也曰周之興也積仁行義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為正詩自成康以来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

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之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為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於正其反之也亦難茍非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亦不能也今夫宣王之善之積者未若幽厲之變之厚也是以不免於變也　虞惇按竹書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棲騤飭服隔句韻急緝韻不通職顧氏曰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字古有入音紀力反常武既敬既戒與國韻正同

賦也　鄭箋六月建未之月盛夏出兵明其急也

蘇氏曰棲棲不安也　鄭箋戎車革路也其等有五

孔疏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

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所謂五戎也飭齊正也　朱註

騤騤强貌　鄭箋常服戎事之常服韋弁服　孔疏

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載之者戎服當戰陳時服之在道未服也　毛傳熾盛也

鄭箋于曰匡正也王曰令汝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成征里子隔句韻

賦也　孔疏比齊同也　毛傳物毛物也　孔疏比物者比同力之物也　蘇氏曰比物而又四驪言馬

有餘也　毛傳則法也　鄭箋服戎服也　朱註三
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
孔疏夏官校人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閑之
者先教戰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
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　朱註此月之中
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疾不徐晝舍而止
應變之速從事之敏不失其常度也　鄭箋王曰令

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
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　毛傳脩長廣大也顒大貌膚大公功也嚴威
翼敬也　鄭箋共典也服事也　朱註將帥皆嚴敬
以共武事也　范氏曰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
武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

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茹穫上去通韻

賦也　鄭箋茹度整齊也　蘇氏曰整居者無所憚

也　毛傳焦也穫也周地之接於玁狁者　鄭箋鎬

也方也皆北方地名涇陽涇水之北也織徽織也

毛傳鳥章錯革鳥為章也白旆繼旐者也　曹氏曰

白帛也以絳帛為旆　毛傳央央鮮明貌元大也

朱註戎戎車也　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以元戎

啓突敵陳之前行所謂選鋒也　毛傳夏后氏曰鉤

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韓詩章句元戎兵車也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冐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

朱註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是以建旌旗選鋒鋭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不戰戰必勝矣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毛傳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

適調也佶壯健貌　孔疏閑習也　朱註太原地名

亦曰大鹵　毛傳文武有文有武吉甫尹吉甫也

鄭箋時大將也　毛傳憲法也　王氏曰非文無以

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為法也

朱註至太原者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

之法如此　漢書嚴尤傳曰當周宣王時玁狁内侵

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䖟之螫敺之而已 虞惇按困學記聞後漢書西域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師伐太原而戎至於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而太原為戎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劘至驪山之禍其端自穆王遷戎始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

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久音几友音以

賦也　毛傳祉福也御進也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鄭箋吉甫伐玁狁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進其諸友恩舊者與俱飲又加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　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孝友之賢者曰張仲　朱註舉與燕者之賢所以賢

吉甫而善是燕也　毛傳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而與孝友之臣處内　范氏曰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外患可除矣　王氏曰吉甫爲將於外而内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閲何暇議勝敵哉　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

六月六章章八句

虞惇按王肅述毛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迫伐追逐至于太原王基云六月命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惟常武宣王親征王基鄭之徒也今考詩意鄭說為長故首章載是常服從鄭不從毛侵鎬及方王肅云鎬鎬京也而王基駁之孫毓以箋義為長顏師古註漢書亦云鎬非豐鎬之鎬故今亦從鄭棲棲之

義與簡閱不相配今從蘇

采芑宣王南征也

孔疏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　陳氏曰南征北伐二詩皆班師時作北伐其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麤定方叔乘北伐之威以臨蠻荆也下篇車攻則中興之功成矣　申公說宣王命方叔征荆荆人来歸史籀美之　虞惇按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注云芊姓之蠻鬻融之

後也後漢書南蠻傳槃瓠其後滋蔓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此章三句一韻芑止田千隔句韻

與也　毛傳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叔卿士受命而為將也涖臨也　朱註司馬

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其車三千法當三十萬人蓋極言其盛也　毛傳師衆干扞也　朱註試肄習也　毛傳翼翼壯健貌　蘇氏曰路車金路也　毛傳奭赤貌　孔疏簟茀以方文竹簟之席為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　程氏曰釆芑於新田菑畝皆地力方盛處　毛傳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　李氏曰田必治而

後菜可食士必練而後戰可用　蘇氏曰將采芑者於何取之其必於新田菑畒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佚故宣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方叔之治軍也陳其軍馬試其衆以扞敵之法又親以身率之士之從之者皆知愛之故美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瑲蔥珩衡珩古户郎反後並同此亦三句一韻衡瑲皇珩又自為韻

輿也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其田尤治　鄭箋交龍為旂龜蛇為旐　朱註約束也　毛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　朱註鈴在鑣曰鸞四馬則八鸞　毛傳瑲瑲聲也　朱註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　毛傳朱芾黄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蔥蒼也　朱註珩佩首横玉也　孔疏三命赤芾

蒽珩

程氏曰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　嚴氏曰方叔威名素著又貴謀賤戰以王師臨小醜故雍容閒暇如此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隼古之水反後並同此亦三句一韻 隼止與止試韻 天干隅句韻前二章後六句一韻此章後

六句分兩韻鼓旅淵闐又自為韻

興也　毛傳鴥疾飛貌　鄭箋隼鷂屬急疾之鳥也　毛傳戾至也　鄭箋爰於也　孔疏鉦鐃也　毛傳伐擊也鉦以静之鼓以動之　鄭箋鉦也鼓也各有人焉鉦人伐鼓互文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毛傳鞫告也　鄭箋將戰陳其師旅誓告之陳師告旅亦互文　毛傳淵淵鼓聲也　鄭箋振止旅衆也春秋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董氏曰闐闐

衆行聲也

鄭箋鳥飛而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三稱其車三千者重師也　孔疏鉦人伐鼓未戰而閱軍也陳師鞠旅將戰而申告也伐鼓淵淵當戰而作氣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　嚴氏曰方進師而即振旅蠻夷望風畏服不待戰也　蘇氏曰方叔之南征先治其兵既衆且治而蠻荆遂服故

詩人詳其治兵而畧其出兵上二章言軍容車服之盛此章陳師未戰而振旅下章乃言其勝敵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此章上六句兩句一韻亦平上通韻下六句三句一韻嘽焞又自為韻

賦也　毛傳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　朱註大邦猶言中國也　毛傳元大也　鄭箋猶謀也　毛傳

嘽嘽衆也焞焞盛也　呂氏曰爾雅疾雷為霆

嚴氏曰少年輕俊之人勇力求勝未能遠謀方叔老

成故能尚謀不尚戰以謀為壯不以力為壯　鄭箋

方叔嘗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荆皆使來服

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　錢氏曰北伐之役方

叔佐吉甫以成功而六月但美吉甫不及方叔至此

因南征之功始并及之於此見古人將權之一而諸

將不爭功之美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虞惇按薄言采芑朱註云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殊無意義今從毛其車三千鄭箋云宣王乘亂羨卒盡起王氏謂合諸侯之師故有此數大抵詩人鋪張揚厲之辭不必盡拘也

今從朱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

選車徒馬

朱註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宣王中興復於此會諸侯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申公說宣王大閱於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　虞惇按竹書宣王九年王會諸侯於東都遂狩於甫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　毛傳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

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龎龎充實也東洛邑也 孔疏當駕此車馬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上去通韻 賦也 孔疏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 毛傳甫大也

孔疏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駕此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言既會諸侯又與之田也

毛傳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閒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賦也　毛傳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　孔疏選數也

毛傳囂囂聲也 鄭箋敖鄭地近滎陽

朱註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唯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 孔疏選車徒備器械將往搏獸矣未實行也 呂氏曰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 嚴氏曰奕奕大也 毛傳諸侯赤芾金舄舄

達履也　孔疏金舄黄朱色加金為飾也　毛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朱註繹陳列聯屬之貌

孔疏宣王之至東都四方諸侯駕四牡之馬而来朝見於王服赤芾金舄之飾與王行會同之禮所謂復會諸侯於東都也　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涖其臣民則朱芾君道也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　孔疏周禮大宗伯注云時見無常期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

諸侯而命事殷見者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畢王為壇合諸侯以命政此會諸侯於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而言同者會同對則别散則通徐氏曰猶春蒐冬狩而四時之田通稱蒐狩秋嘗冬烝而四時之祭通稱烝嘗如此篇之子于苗未必果是仲夏而駕言行狩又豈必在仲冬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調字非韻宋吳棫韻補調讀如同柴說文作𩫩音恣佽與柴韻調與

同韻乃用韻之變格

賦也　毛傳決鉤弦也拾遂也　孔疏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象骨為之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以韋為之　鄭箋佽手指相次比也調弓强弱與矢輕重相得也　朱註射夫郎諸侯來會者同協也

鄭箋柴積禽也　朱註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

呂氏曰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猗於戈反馳古音陀後同平去通韻

賦也　程氏曰猗偏猗也　朱註馳馳驅之法也

鄭箋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　朱註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不驚不讙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取之有度不

極欲也

嚴氏曰田事既畢軍旅旋歸惟聞馬鳴之聲蕭蕭而靜無他聲也見旌旆之行悠悠而緩無亂次也徒行者御車者皆不驚擾大庖不盈擇取三十而已　朱註言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毛傳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䯚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

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宫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　鄭箋允信展誠也　孔疏君子宣王也

嚴氏曰會同之事師徒衆盛由鎬至洛道路悠長非紀律嚴整其擾多矣觀者以田事之終而徒御整肅如此乃深美之曰有司之是役也聞師之行而不聞

其聲信矣宣王誠哉其大成也言功業極盛無遺憾也　朱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此詩所賦自整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虞惇按東有甫草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朱註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

竊意以甫為圃經無明文下言搏獸于敖此不應又言行狩于圃後漢書注韓詩薛君章句云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雖以甫為圃而仍訓為博故今從毛有聞無聲毛云有善聞而無喧譁之聲亦衍說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孔疏天子一日萬幾尚留意馬祖之神為之祈禱

是愼微也人君遊田意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賔是接下也　申公説宣王田獵復古史籒美之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戊古音耄

賦也　鄭箋戊剛日也　毛傳外事以剛日　朱註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毛傳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　孔

疏夏官校人春祭馬祖馬祖天駟也孫炎云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鄭箋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

嚴氏曰既伯謂有事於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謂因祭而禱之願馬之強健而獲多也 孔疏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矣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下四句隔句韻

賦也　朱註庚午亦剛日也　毛傳差擇也　鄭箋同聚也　毛傳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　李氏曰漆沮二水名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

朱註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唯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有友右俱音以

賦也 陸氏曰廣平曰原 毛傳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 鄭箋率循也悉驅禽順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賔客且以酌醴

賦也 毛傳一發而死曰殪言中微而制大也 朱註御進也 鄭箋賔客諸侯也 朱註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 鄭箋酌醴酌而飲羣臣以為俎實

也
呂氏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足以觀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麌惇按麀鹿麌麌箋云麕牡曰麌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麎俱與毛異今不取漆沮之從二句

朱註為長悉率左右仍從鄭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寡古音古後並同

興也 毛傳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 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 毛傳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 歐陽氏曰使臣奔走於外如鴻鴈之飛羽肅肅

然而勞其體也　劉氏曰宣王憂勤於上則使者劬勞於下不敢遑寧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為急也　鄭箋貧窮者欲令賙餼之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　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所以興也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幽王所以亡也鰥寡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王發政施仁必自此始誠使鰥寡孤獨得其所而天下之民無有不被澤者矣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興也　孔疏垣墻也　毛傳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朱註究終也

歐陽氏曰使臣暫止於野為民營築居室如鴻鴈之集於澤也使臣雖劬勞而民終得寧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虞惇曰興也我我使臣也

歐陽氏曰哀鳴嗷嗷使臣自訴也知我者謂我以君命安集流民不憚勤苦不知我者謂我好興役動衆為宣驕也　朱氏曰作詩所以告哀也韓詩曰勞者歌其事

鴻鴈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此詩以歐陽本義為正鴻鴈于飛興之子于征之子使臣也而毛鄭云鴻鴈知辟陰就

陽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下文之子乃云侯伯卿士則上下文義全不相關首章之劬勞指之子而二章之劬勞又指萬民義亦不相貫朱註以之子為流民自相謂而下文爰及矜人乃云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憐之人則爰及二字文理亦未可通今皆不取末章云比也亦非是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孔疏美宣王勤於政事因以箴之下文規誨為衰

失之漸置斯干無羊於未見終善以隱之　董氏曰傳云百官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為歟

申公說宣王勤政史籀美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賦也　孔疏其語辭　蘇氏曰央久也　鄭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毛傳庭燎大燭也　孔疏周禮司烜供蕡燭庭燎　毛傳君子諸侯也將將鸞聲也

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也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許氏曰此宣王勤於政事惟恐後時之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賦也　蘇氏曰艾將盡也　朱註晣晣小明也　毛傳噦噦徐行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旂古

音芹後並同

賦也　朱註煇火氣也天欲明烟光相雜也

鄭箋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别色始入　程氏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鋭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知其不能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　朱氏曰厥後宣王宴起至

煩賢后脱簪待罪詩人固已見其微矣

庭燎三章章五句

虞惇按鄭箋王不正雞人之職而問夜早晚故詩人箴之其説淺矣詩大旨是美宣王而箴之之意在言外

沔水規宣王也

孔疏欲王治諸侯察讒佞皆規王使為善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隼之水反友音以母滿以反

虞惇曰比也　毛傳沔水流滿也　鄭箋水流而入海猶諸侯朝天子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載則也　歐陽氏曰載飛載止猶諸侯或來或不來不可常也　孔疏兄弟同姓臣也邦人諸友異姓也逸齋曰諸侯雖强大必知尊王室今叛服不常是亂也　朱註我兄弟諸友乃無肯以亂為念者誰無父

毋乎亂則危將及之矣此憂亂之詩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上四句隔句韻

比也　毛傳湯湯放縱無所入也飛揚無所定止也

嚴氏曰水盛隼揚喻諸侯强大而放恣不朝事也

毛傳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鄭箋諸侯不循法度我念之憂不能忘也

陸氏曰宣王無海之德故諸侯有沔水之流縱宣王

無陵之德故諸侯有隼之飛揚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比也　鄭箋率循也隼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訛偽也

嚴氏曰飛止者已無固志飛揚者未有回心率彼者蓋僅有之所當綏懷以勸來者今民之訛言復欲中以蜚語而使之不自安豈可不懲止之乎　吕氏曰

諸侯因自相戒曰我友敬之哉讒言其將興矣蓋深規宣王以屏絶讒慝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終言之　毛傳疾王不能察讒也　許氏曰讒言可憂唯敬足以勝之詩人知所本矣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虞惇按此詩首章誰無父母傳云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次章其流湯湯箋云旣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載飛載揚云諸侯出兵妄相征伐皆

衍說也朱註於次章云水盛隼揚興憂亂之不能忘也與首章取興之義不相合卒章以隼之高飛興民之訛言又與次章取興之義不相合今畧衆諸說而訂之三章俱改從比又此詩疑當作三章章八句末章似脫前二句朱子固嘗有是說矣

鶴鳴誨宣王也

鄭箋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朱註比也　孔疏鶴善鳴其音高亮聞八九里　鄭箋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

范氏曰檀美木也　毛傳蘀落也錯厲石也可以琢玉　鄭箋鶴處九臯而野聞其鳴聲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温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也園有樹檀檀下有蘀猶朝

廷尚賢者而下小人也　孔疏遠方沉滯之賢任而官之以之輔治猶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也　毛傳榖惡木也攻錯也

李氏曰漢王符云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衣以灰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　程氏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

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器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

虞惇按集註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鶴鳴二句言誠之不可揜魚潛二句言理之無定在園有樹檀二句言愛當知

其惡他山之石二句言憎當知其善其義甚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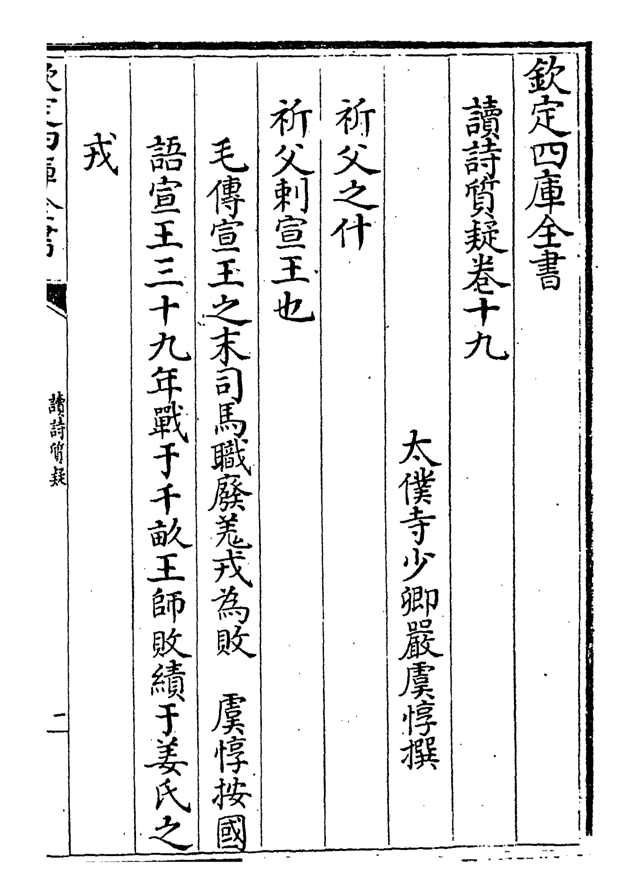
但一篇之中累舉四事不若毛鄭專主求賢之

為愈況毛氏在衆說之先其傳必有所自故今

仍之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讀詩質疑卷十八



讀詩質疑卷十九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祈父之什

祈父刺宣王也

毛傳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　虞惇按國語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牙音吾

賦也　毛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　朱註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　鄭箋轉移也　毛傳恤憂也

鄭箋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

自六鄉法不取於王爪牙之士　董氏曰古者宿衛之兵不出所以重内也卒有四方之役調兵諸侯故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考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　毛傳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　毛傳亶誠也　劉氏曰尸主也　毛傳熟食曰饔　鄭箋已從軍而母主飲食之事自傷不得供

養也

呂氏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以宿衛之士從軍一也親老而無兄弟不免征役二也越句踐伐吴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在古之世必有成法故呼司馬而責其不聰若曰此法也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呼司馬者不敢斥王也太子晉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宣王中

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周書酒誥㓱惟若疇圻父薄違蔡九峯註以若疇句薄違句鄭康成引書若疇圻父蓋古今句讀之異也朱註則云此亦未見其必為宣王之詩下篇放此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鄭箋刺其不能留賢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賦也 孔疏皎皎潔白也場圃也 毛傳縶絆維繫也 鄭箋永久也伊人賢者也

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

朱註詩人以賢者去而不可留託以所乘之駒來食場苗我則縶之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

此逍遥也　鄭箋愛之欲留之　蘇氏曰逍遥不事事也雖逍遥猶愈於去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賦也　毛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　朱註嘉客猶逍遥也　嚴氏曰願其來此為嘉客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侯音胡駒侯思期隅句韻

賦也　朱註賁然光采之貌　孔疏思語辭　朱註爾白駒之人也　蘇氏曰愼戒勉強也

蘇氏曰詩人欲賢者之來故告之曰子苟來也將待爾以公侯其為樂顧豈少哉曷亦愼爾優游而勉爾遁思以來從我乎　朱註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

朱註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嘆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邈乎不可即矣然猶冀其相聞而不絶也故語之曰毋自貴重其聲音而有遠棄我之心　呂氏曰此雖祝其音問無絶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爾公爾侯毛傳云爾公爾侯耶何為逸

樂無期以反也語意唐突殊非待賢之體或云責當時在位之公侯則又於上下四爾字不相貫生芻一束鄭箋亦迂滯今從朱朱蓋本蘇氏說也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毛傳興也　孔疏穀木也　毛傳穀善也

朱註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黄鳥而告之曰爾無集於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為也　吕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興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興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虞惇按毛鄭以此詩為夫婦相棄故云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今考詩中絕無此意也以此邦之人稱其夫尤非理朱集註

得之但讀詩記所引朱氏説與今註小異今註作比而讀詩記之説則興也當以讀詩記為定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虞惇曰興也　毛傳樗惡木也　鄭箋婦之父壻之父相謂曰昏姻　毛傳畜養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而不見

收恤之詩也惡木尚可庇而息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野故蓫宿隔句韻

興也　毛傳蓫惡菜　鄭箋牛蘈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葍古方墨反富古方二反後並同上下各韻不必叶

興也　毛傳葍惡菜　鄭箋葍當也　蘇氏曰特匹也

毛傳祇適也

王氏曰遂之惡尚可采以治疾葍之惡尚可采以禦饑昏姻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遂葍之不如　鄭箋是不足以得富也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教

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教以任相睭相救也教以卹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鄭箋此刺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

淫昏之俗又云檡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求爾新特謂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皆曲說舊姻新特似棄婦之語然玩昏姻之故言就爾居其非夫婦相謂可知朱註本王氏說今從之成不以富從鄭不從朱三章首二句義屬興朱云賦亦非是求爾今本作求我成不今本作誠不俱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

斯干宣王考室也

孔疏雜記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註云設盛食以落之 朱註舊說厲王流於彘宮室圮壞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疑即此詩也 漢書劉向傳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呂氏曰斯干無羊宣王初政之詩次於刺詩之後何也宣王晚年雖怠

於政然中興之大德不可掩也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代之賢君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平上去通韻

朱註賦也　毛傳秩秩流行也　孔疏斯此也　朱註干水涯也　毛傳幽幽深遠也　劉氏曰南山終南山也　朱註苞叢生而固也　鄭箋式用也　歐

陽氏曰猶謀也

董氏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密如松之茂而兄弟之居此室者皆相好而無相謀所謂聚國族於斯也　朱註蓋頌禱之辭　張氏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能施者無效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　毛傳似嗣也　朱註妣祖姜嫄后稷也　毛

傳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　鄭箋爰於也

蘇氏曰厲王之亂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繼續其先

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孔

疏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推

此有東鄉戶北鄉戶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平

去通韻

賦也　鄭箋約縮板也　蘇氏曰閣閣上下相乘也

孔疏椓築也　蘇氏曰橐橐杵聲也　毛傳芋大也

鄭箋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築作堅緻則烏鼠之所去也　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大也　曹氏曰君子雍容於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　濮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牆垣而堂寢詩之次第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賦也　朱註跂竦立也　歐陽氏曰翼敬也棘急也

矢行緩則枉急則直革變也　孔疏白雉五色曰翬

毛傳躋升也

蘇氏曰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其廉隅如矢之急而

直也其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而

而矯其翼也　朱註其堂之美如此君子之所升以

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　毛傳殖殖平正也　孔疏庭宮寢之前庭也
朱註覺高大而直也　孔疏楹柱也　鄭箋噲噲
猶快快也　朱註正向明之處也　蘇氏曰噦噦深
廣貌　朱註冥奥窔之間也
朱註其室之美如此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董
氏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

熊維羆維虺維蛇簟瑛韻通寢夢莫滕反羆古音波後同蛇音陀俱不從叶

賦也　鄭箋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熊羆之獸虺蛇之蟲四者夢之吉祥也朱註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　鄭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

故為生女

范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則世為君王生女則宜人之家室人道盡於此矣　朱註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善惡各以其類至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

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喤古音皇後同

賦也　毛傳半圭曰璋　孔疏喤喤聲大也　鄭箋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

鄭箋臥於牀尊之也　毛傳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孔疏言無生而貴者也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　朱註衣之裳服之備也弄之璋尚其德也男子

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地古音陀瓦馬韻儀音俄議古魚賀反後同罹音羅平上去通韻裼字不入韻

賦也　毛傳裼褓也瓦紡磚也　鄭箋儀善也　毛傳罹憂也

鄭箋臥於地卑之也　蘇氏曰衣之裼即用其所衣

無加也　鄭箋弄之瓦習其所有事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職唯議酒食耳無遺父母之憂　王氏曰女子以順為正無非無非足矣有善非吉祥可願之事也　朱註在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孔疏六章以下盛陳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為王公慶流後嗣皆

因考室而得然　呂氏曰此詩一章總述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四章五章言堂室之美六章以下則頌禱之詞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虞惇按鄭氏以首章喻宣王德行國富民衆佼好以似續妣祖為宮廟已成如跂斯翼一章為主作宮廟考之詩義皆未必然詩序但言考室無作宗廟之文似續妣祖一句之下即已別言

築寢室四章君子攸躋亦未見有祭祀之意鄭又改猶為瘉改芋為幠改似為已午之已皆鑿說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鄭箋厲王之時牧人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孔疏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牛馬羊豕犬雞也獨言牛羊者以祭祀為重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比

牛羊為卑故舉牛羊以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賦也　毛傳黄牛黒脣曰犉　王氏曰濈濈和也

朱註濕濕潤澤也

蘇氏曰羊以三百為羣其羣尚多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　毛傳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濕濕然　王氏曰羊以善觸為患故美其聚而

和 陸氏曰牛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 鄭箋言此者美畜産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池音陀 餱古音胡 阿池訛韻 餱具平去通韻不必強叶

賦也 毛傳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 蘇氏曰物類也 毛傳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 孔疏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每色之物皆

有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劉氏曰牛羊無所驚畏而牧者曰持雨具齎餱糧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牲有餘備矣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雄古于陵反後同

賦也　鄭箋麤曰薪細曰蒸　毛傳矜矜兢兢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升升入牢也

蘇氏曰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合牝牡而牧事盡矣

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馴擾從人意也　王氏曰

言羊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

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賦也　毛傳溱溱衆也

毛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旐旟所以聚衆也　鄭箋

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夢魚是歲熟之祥　張氏曰

縣鄙建旐統人少州里建旟統人多建旐之處乃建

旟是民庶衆也　孔疏歳熟民滋國之休慶也　王氏曰此牧成而考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　吕氏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歳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為可願哉　錢氏曰畜牧蕃滋人衆殷富朝歌太平臣獻休瑞治於此盛而志亦於此荒矣此不籍千畝料民太原之所由肇也史稱漢武初年國家無事財用富足因之甲兵土木神仙

禱祠海内虛耗物盛極而衰亦其勢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虞惇按此詩毛鄭說俱得惟衆維魚矣鄭云夢人衆相與捕魚不如毛傳之自然若集註云夢人乃是魚則意想不倫於六夢為噩夢非吉祥善事矣凡註有必不可從者此類是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鄭箋家父字周大夫　孔疏春秋桓十五年天王

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有五年蓋古人以父氏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曰仍叔而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　虞惇按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曰譏世卿也胡氏曰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困學紀聞云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

於景王之末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亂國也
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
三馬食曹之禍以三說推之則春秋之尹氏盖即
家父所刺之後人矣　項氏曰幽王時為亂者皆
宣王時故家也嵩高之申伯率犬戎以攻周韓奕
之蹶父為趣馬以亂政而孔聖之卿士不平之太
師盖即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
而亦必無皆死之理以此知人才唯上所用之唐

之裴矩乃隋之佞人魏之華歆即漢之名士也

呂氏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

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則此詩在古

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

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平上通韻

興也　毛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

太師三公也尹尹氏為太師也具俱惔燔也卒終斬

絶監視也

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太師民之瞻　鄭箋民視汝之所為憂心燔灼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　朱註國既終斬絶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輔氏曰小人欲行不平之政未有不先厲威虐以箝人之口者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猗於戈反

興也　毛傳猗長也薦重瘥病弘大憯曾也

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師尹不平其心則下之榮悴勞佚有大相絶者矣是以天怒而重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而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鄭箋責三公不均平不如山之為也

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　毛傳氐本均平也　鄭箋毗輔也　朱註弔

愍也　毛傳空窮也　鄭箋師衆也

孔疏尹氏為太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秉國政之平

居權衡之任　鄭箋當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

萬民使不迷惑言任至重　李氏曰尹氏不能如此

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不宜使此

人居高位以困窮我衆民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親信平去通韻

賦也　嚴氏曰仕謂官使之也　毛傳夷平也　王氏曰已廢退也　毛傳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

嚴氏曰師尹之不平在於遠君子而任小人故戒以弗躬弗親則庶民不信也不詢問之不官使之豈可誣罔君子以為不可用哉不用君子而用小人則必致亂當平其心察其姦而已退之無使危殆其國也

瑣瑣姻亞者小人也無以親暱而厚任之置之大位也大臣官使人材當開布公道乃於君子則弗仕唯姻亞則膴仕所謂不平也　虞惇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不當委任小人也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言不當棄置君子也故下章遂言用君子以已亂之效焉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惠戾𩂣韻屆𦘕韻闋屆韻夷支韻違微韻屑為支微之入聲平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傭均也　朱註鞠窮訩亂也　嚴氏曰
惠愛也　鄭箋戾乖也屆至也　毛傳闋息也　鄭
箋夷平也　蘇氏曰違遠也
嚴氏曰民罹師尹之害而歸之於天曰昊天不均而
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謂天生
小人以禍天下也所以救此禍者唯在用君子而已
幽王信用小人故君子去之君子若至則民心自息
矣君子若平夷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所患君子不

至耳至則無不平夷也　鄭箋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　朱註爲政不平以名禍亂者人也而詩人歸之於天見君臣隱諱之義焉見天人合一之理焉
朱氏曰國之危亡以爲人事歟則日月剝蝕山崩川竭未可盡責之人也以爲天意歟則武丁因桑穀而復成湯之業宣王因雲漢而繼文武之功未可盡歸之天也君子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諉於命是以轉禍爲福轉亂爲治天也有人焉使王能

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平其心以用君子而不以小人間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式用也式月斯生日月益甚也　毛傳病酒曰酲成平也

嚴氏曰國之有成乃法度紀綱一成而不變者也人君之所操天下之所守今誰秉持之乎　虞惇曰王

委政於尹氏尹氏委政於小人不自為政即所謂弗

躬弗親姻亞膴仕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賦也　毛傳項大也　鄭箋蹙蹙縮小之貌

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

諸侯交爭四方無可往之所　呂氏曰盖本根病則

枝葉皆瘁故無地可往矣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賦也 朱註茂盛也 鄭箋相視也 朱註懌悅也 鄭箋醻酢也

蘇氏曰方其盛於為惡也如將相賊者視其矛矣及其解也如相與醻酢者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顧氏曰上言去之不可而此言留之不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賦也 嚴氏曰尹氏不平而歸之於天謂天生小人

也即所謂昊天不傭也天下不寧而歸之於王謂王用尹氏也即所謂俾民不寧也王用尹氏由其心之蔽惑今王心不自懲創而反怨正救之者言不能從諫改過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邦古博工反

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究窮訛化畜養也

朱註家父自言作為此誦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

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　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范氏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為幽王變雅之首　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盖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存亡故也　孔疏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

改過而已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前八章皆刺尹氏之不平至末二章乃歸咎於王而毛鄭遂以弗躬弗親為王不躬親政瑣瑣姻亞為王任用親黨六章不自為政乃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皆曲說四

章五章之君子或以為指王或以為斥時在位者九章不懲其心十章式訛爾心一以為指尹氏一以為指王弗問弗仕之仕與則無膴仕之仕一字而兩訓俱未安今俱從嚴氏又漢書董仲舒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今玩詩辭無爭訟之意仲舒葢襲三家之說云爾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賦也　毛傳正月夏之四月　孔疏謂之正月者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　毛傳繁多也　鄭箋訛偽也　毛傳將大也京京憂不去也　呂氏曰癙憂幽憂也　毛傳痒病也

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繁霜肅殺之氣　鄭箋純陽

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為之憂傷　董氏曰繁霜非時災降於上也訛言非常禍起於下也　呂氏曰凡譸張為患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　朱註衆人莫以為憂我獨憂之而至於病也　歐陽氏曰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後音戶口古音苦後同

賦也　毛傳瘉病莠醜也　蘇氏曰愈愈益甚也

王氏曰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己之適丁是時也　朱

註訛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不出於心而但出

於口　黄氏曰言不由衷則顛倒是非變亂黒白

鄭箋我心憂憂之甚是與訛言者殊塗用是見侵侮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禄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

何從禄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　毛傳惸惸憂意也　陳氏曰禄福也無禄猶

言不幸也

朱註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我不幸遭國之將亡將與無罪之民同為臣僕哀此民人復從何而得禄如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謝氏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於何受禄耳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

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夢莫滕反

興也　鄭箋侯維也　呂氏曰爾雅夢夢亂也　朱

註皇大也上帝天也　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

其主宰謂之帝

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惟薪蒸在焉其殘之

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為皂隸亦

猶是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夢夢若無能為者

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

既定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福善禍淫一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雄于陵反

賦也　朱註故老舊臣也　毛傳訊問具俱也

李氏曰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訛言之變亂如此　鄭箋王不懲止訛言反侮慢元老召之不

問政事但訊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　王氏曰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烏之雌雄無以相別也　漢書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

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鄭庠古韻沃陌同部不必叶

賦也 毛傳局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蜴螈也

鄭箋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也此

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者皆有道理非苟為誕也　朱註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家語孔子讀詩於正月之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

自容也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　鄭箋阪田崎嶇墝埆之處也　朱註菀茂盛貌特特生之苗也　毛傳扤動也　蘇氏曰則法也

毛傳仇仇猶謷謷　孔疏釋訓云傲也

蘇氏曰君子仕亂世而困於羣小如特苗之生於阪田風雨摇動之如恐不勝也　歐陽氏曰扤我而曰

天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　鄭箋其始求我以為則如恐不得我也既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以我為力也言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錢氏曰彼非留我也執我也進不獲用退不得去所謂虛拘也　鍾氏曰士君子居亂世惟去而不仕耳讀此詩乃知亂而可去猶士君子之幸也　歐陽氏曰此大夫自傷獨立於昏亂之朝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

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去入通韻

賦也　錢氏曰正正月也厲謂繁霜也　鄭箋火田曰燎　朱註揚盛也　毛傳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為后烕滅也

顔師古曰火燎方盛寧有滅之者宗周之盛而為一褒姒所滅怨其甚也　孔疏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褒姒淫妒知其必滅周也

歐陽氏曰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王

溺女色而致昏惑勢必滅周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朱註或曰褒姒烕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蓋宗周已滅矣此東遷後詩也　虞惇按褒姒烕之不曰滅而曰烕者時雖未滅而滅之形成也曰召彼故老曰彼求我則皆刺王之棄賢而亂政於時幽王尚在也若宗周已滅則繁霜又何足憂訛言又何足畏乎以此知詩非東遷以後詩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

伯助予 隔句韻平上去通韻

比也 毛傳窘困也 朱註載車所載也 蘇氏曰輔轄之斜木所以助轄也 鄭箋輸墮也 毛傳將請伯長也

蘇氏曰王為淫虐譬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鄭箋陰雨喻王有泥陷之難車載喻王任國事棄輔喻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喻國危而

求賢者已晚矣　呂氏曰前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以求賢誨之所謂猶欲救之之辭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輻方墨反去入通韻

比也　毛傳員益也　鄭箋顧視也僕將車者也

孔疏爾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又數顧視爾之僕則得不墮爾所載終用踰度陷絶之險矣女曾不以是為意乎教王之用賢敬臣也　范氏曰治天下者

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喻　陸氏曰爾輔是已用之賢喻大臣也爾僕是益求繼用者喻庶臣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去入通韻集註炤音灼

比也　朱註炤明也

朱註魚之在沼其為生已蹙矣其潛雖深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孔疏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居山林又姓名聞徹不足以

避害也　嚴氏曰君子不專為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然唯念國行虐政禍及宗社耳　歐陽氏曰大夫既憂國之將亡又自傷已之將及於禍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酒殽平上通韻）

賦也　嚴氏曰彼小人也　毛傳洽合也　孔疏比親也　毛傳云旋也

蘇氏曰小人以利相求故與其鄰比昏姻周旋和洽

君子獨孑然無朋也 歐陽氏曰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衆人不知危亡之可憂猶有以酒食相娛樂者而我獨慇慇然痛也 孔疏時權臣奢富親戚相黨此賢者孤特而自傷也 朱註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賦也　毛傳佌佌小也蔌蔌陋也　朱註夭禍椓害也　毛傳哿可也

蘇氏曰佌佌者有屋蔌蔌者有祿小人得志也今民之無福天既夭禍之小人又椓害之富人猶可勝也惸獨則甚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虞惇按父母生我毛云父母文武也彼有旨酒鄭云彼尹氏太師也謂山蓋卑鄭云喻為君子

之道人尚謂之甲皆非是瞻烏爰止鄭云今民
當求明君而歸之如其言是教民叛上也康成
之失此最為大侯薪侯蒸從蘇氏今茲之正即
指正月繁霜從錢澄之之說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鄭箋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
耳節刺師尹不平此譏皇父擅恣正月惡褒姒滅
周此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

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蘇氏曰小雅無
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
四篇皆厲王之詩也其說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
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
挾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
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正位謂之豔妻其誰曰
不可且漢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讐昔毛公誠改詩
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

以明其非厲王也　逸齋曰竊嘗因是而詳考之詩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歷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稽之史記幽王二年山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揩赫赫宗周褒姒烕之之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庭謂七子之徒若厲王監謗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庭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宣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先人則夷王也安能懷文武

之事五也　虞惇按竹書紀年幽王元年錫皇父命二年涇渭洛竭岐山崩三年王嬖襃姒冬大震雷四年夏六月隕霜五年王世子宜臼奔申皇父作都於向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其事與此詩及正月之詩皆合其為幽王詩無疑也　申公說幽王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而姦臣亂政於外嬖妾敗德於內大夫憂亂亡之將至作是詩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　朱註十月夏正建亥之月也　毛傳交日月之交會也醜惡也　朱註微虧也　鄭箋月則有虧此日而虧非其常

毛傳月臣道日君道　鄭箋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孔疏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

其形不可得而睹故疑言日有食之也歷家為日月交會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然日月行天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　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為純陰疑其無陽故

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交日月之交會也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故日食君子醜之大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朱註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

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

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為醜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 毛傳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

朱註月不避日失其道也所以然者以四方無善政

天子不用善人也　王氏曰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

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　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

六月食則未嘗書也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為常故也

許氏曰于何不臧者未知有何不善之應也　春

秋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

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令力震反與電韻集註叶騰崩非是

賦也　毛傳爗爗震電貌震雷也　朱註令善也毛傳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　鄭箋崒崔嵬也　朱註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

鄭箋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也百川沸出相乘陵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壊也林

谷易位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今在位之人何曽無以道德消止之　朱註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曽莫之懲也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孔疏按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冡崒崩人無仰髙岸為谷賢者退深谷為陵小臨大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隔句韻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楀皆氏也　孔疏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總統六官之事也　鄭箋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禄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

事　毛傳豔妻褒姒也美色曰豔　鄭箋敵夫曰妻

毛傳煽熾也

鄭箋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皇父則為之端首兼擅羣職是以疾焉　王氏曰求變異所以用七子七子所以用則以豔妻煽方處故也　李氏曰羣小用事於外嬖妾蠱惑於內為之主災變所以疊至也　許氏曰褒姒禍之本皇父

罪之魁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時是也　朱註作動即就卒盡也　孔疏汙停水也萊草穢也　鄭箋戕殘也　孔疏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　鄭箋此皇父豈曰我

所不為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　嚴氏曰女何為欲動我以遷徙而不先就我謀遽徹毀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下者汙而高者萊　鄭箋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　范氏曰前章備舉朝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此章專言皇父專恣害及於民也　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已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人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

道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孔甚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内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　毛傳向邑名三有事國之三卿也亶信侯維也　鄭箋憖者心不欲自强之辭也　朱註徂往也

鄭箋皇父專權足己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

斂之人言不知厭也　孔疏禮畿内諸侯二卿立三卿者自比列國也　陳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為卿懼故老在位盡出之不强留一人以保我王　鄭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往居向以實其邑　朱註不忠於上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謝氏曰皇父棄舊臣者德而不用不留一老成以衛王室其不忠大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亂本亦曰罔或耆舊俊乂在厥服西周之亡寔兆於此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　陳氏曰噂聚談也　蘇氏曰沓重複也　毛傳職主也　朱註競力也

鄭箋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　蘇氏曰無罪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相說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　孔疏由

在位信讒故民皆競為此以相害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里痗上去通韻徹屑韻逸質韻本通不必叶

賦也　嚴氏曰悠悠遠也　毛傳里居痗病也羨餘也　朱註徹均也

王氏曰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也　錢氏曰人皆饒逸我獨憂勞明知天命之不均

而不敢傚我友之自逸所以思故里而不忍言去也

毛傳親屬之臣心不能已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虞惇按十月之交鄭氏箋謂周之十月夏八月也讀詩記引什方張氏云詩有夏正無周正獨此詩為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有之議者疑其附會而為此也今從之豔妻箋作閻妻蓋漢書杜欽傳云然班倢伃賦云悲

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閻即豔也家伯維宰今本誤作冢宰鄭康成周禮注引此亦作維宰今從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絶異當

闕其所疑　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　朱註幽王之時饑饉喪亂羣臣有去者有居者此詩乃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也　申公說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於王室者暬御之臣閔之而作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代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賦也　朱註浩浩廣大貌　毛傳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　朱註疾威猶暴怒也舍置淪陷也

鄭箋胥相鋪徧也

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爲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生之而又斬伐之豈天怒迅烈曾弗圖慮乎彼有罪者既伏其辜矣置而弗疑可也此無罪者亦與相陷溺而無不徧何也　李氏曰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

甚其君之辭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夜音豫夕陌韻惡藥韻顧氏分藥陌之半為魚虞之入聲去入通韻

賦也　孔疏周宗宗周也周為天下宗也　王氏曰周未滅而曰既滅者滅之形成故也　毛傳戾定也

鄭箋正長也　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蓋六官

之長上大夫也　毛傳勩勞也　王氏曰三事大夫三公及其屬也　錢氏曰朝朝見也夕夕見也　毛傳覆反也

朱氏曰君有滅亡之兆臣有離散之心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者也衆人去而已獨留衆人逸而已獨勞則雖黽勉從事孰得而知之哉

范氏曰公卿無在公之節列辟無尊王之禮君臣解體國將滅亡庶王之儆懼而用善乃反出為惡莫之

懲焉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　毛傳辟法也　朱註臻至也

朱註陳法度之言而不見信如人行而無所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爾身哉　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

畏天故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訊徐邀息瘁反此亦當作誶與墓門同荅新序漢書皆作對對字入韻

賦也　毛傳戎兵遂安也暬御侍御也　朱註憯憯憂貌　毛傳瘁病也　鄭箋訊告也

孔疏兵寇已成不能禦而退饑困已成不能恤而安之但我侍御小臣憯憯憂之羣臣雖知其危無肯告

王者　朱註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　毛傳哿可也

朱註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非但出諸口

其身旋見困病　孔疏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小人惡直將共害之　毛傳可矣可矣世之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使其身安休休然　朱註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賦也　毛傳于往也　鄭箋棘急也

孔疏賢者在朝進退多難今曰往仕乎往仕固理也

但居今之世往仕則甚急且危矣　鄭箋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　蘇氏曰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孔疏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爾作室

賦也　朱註爾指離居者鼠思猶癙憂也　毛傳無聲曰泣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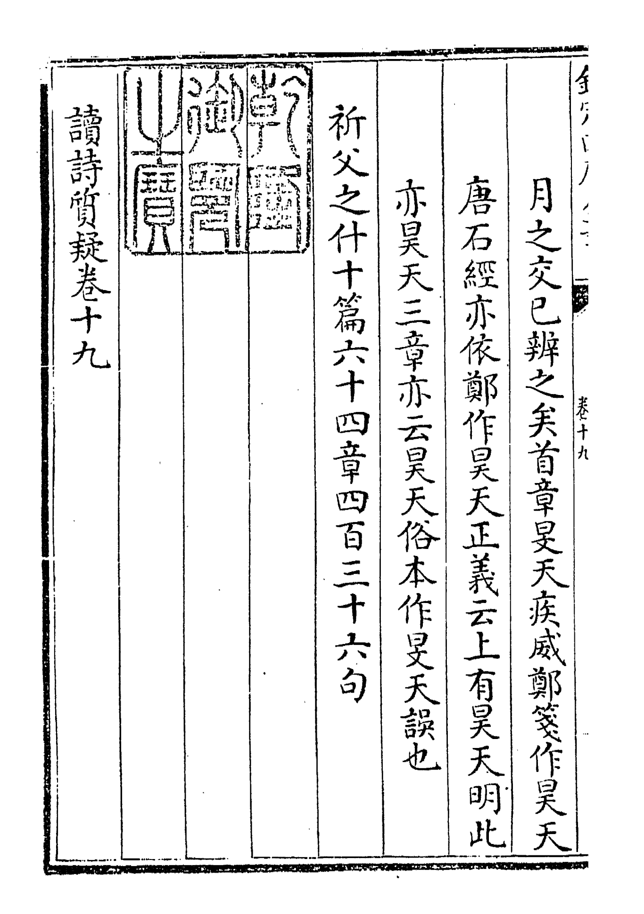
孔疏於時正大夫離居其友之在朝者思而呼之令復還於王都去者不肯以無室家為辭　蘇氏曰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毛傳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　范氏曰君子閔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

者使還於王都以繫天下之心　虞惇按此詩之作必當幽王既弑平王初遷之時故曰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於是正大夫離居無肯從王而還於東者故曰謂爾遷于王都王都者東都也王之初遷國勢未寧人心未定羣臣懷私顧望莫肯出身以衛王室故曰予未有室家以此為辭而此大夫以大義責之欲使還於王都以繫天下之望春秋傳瑕禽七姓從王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則當時之從王者葢無多

人可知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首章浩浩昊天無所歸咎之辭詩人凡言天者皆所以責王也箋云王不駿昊天之德非詩意矣斬伐四國云諸侯更相侵伐亦衍說聽言則荅二句毛鄭俱失之戎成不退鼠思泣血毛鄭為得朱失之鄭以此詩為刺厲王則十



月之交已辨之矣首章昊天疾威鄭箋作昊天

唐石經亦依鄭作旻天正義云上有昊天明此

亦旻天三章亦云旻天俗本作昊天誤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六句

讀詩質疑卷十九